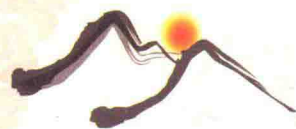


天弦琴梦

民间音乐家孙文明传



张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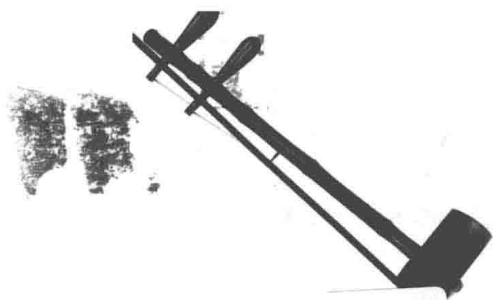




天弦琴梦

民间音乐家孙文明传

张 斌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弦琴梦：民间音乐家孙文明传 / 张斌著. ——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427-6604-5

I . ①天… II . ①张… III . ①孙文明 (1928 ~ 1962) — 传记 IV . ①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0849 号

责任编辑 吕 岷

天弦琴梦

民间音乐家孙文明传

张 斌 著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路 832 号 邮政编码 20070)

<http://www.pspsh.com> 微信公众号: kxpjwyd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景阳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4.75 字数 100 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27-6604-5

定价：28.00 元



序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曾留下过“伯牙鼓琴遇知音”的千古佳话。自古，好曲常有，而知音不常有。瑟瑟丝弦，曼妙琴音，透过时空，诠释着乐者的漫漫心路、人生绝唱。

二胡大师孙文明便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胡琴智者。他从上虞山村流落四方，用一颗追求光明的心在黑暗中摸索着一种心声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最初源自于生活的落魄和苦涩，犹如他自己所说：自己的人生就像沧海一粟，在流波中追逐和向往。最终，他用自己生命的全部力量在中国音乐的殿堂里奏响了一曲振聋发聩的生命绝唱，成为与刘天华、华彦钧齐名的中国二胡演奏大师。

孙文明的人生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沧桑历程。一把胡琴，一个盲艺人，一条通往艺术巅峰的坎坷之路，似乎所有的苦难和传奇都集聚在孙文明的身上，而正是这独

特的身世和履历，为他成就艺术的辉煌积蓄了力量。他的音乐扎根于人民，扎根于江南民间音乐，扎根于广博的中国民族文化；他博采众长，创造性地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拓宽了中国二胡的演奏音域，是二胡技法的出色改良者；他原创的《流波曲》《四方曲》《弹乐》等乐曲充满了一种顽强的乐天情调，将传统二胡忧思沉郁的格调融入了天真烂漫的情怀。这是一种进步，一种创新，一种升华。

文化，自古便是大浪淘沙。孙文明的传奇人生和艺术成就曾因种种原因，几乎与世人擦肩而过。好在有众多的有识之士将孙文明的艺术瑰宝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二胡演奏技艺。特此，我们要感谢周浩、林心铭、吴之岷、吴赣伯等孙文明曾经的同事、学生，以及为孙文明二胡演奏技艺的留存传播付出艰辛努力的人们，是他们，让我们有幸能在今天再次聆听到大师的人生绝响，为这一民族瑰宝的传承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奉贤是孙文明生活定居时间最长的地方。这一方水土曾给予他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他也将自己人生的下半段时光深深地融入了奉贤。奉贤人民没有忘记，曾经那个在余庆桥头卖艺的盲艺人的高超琴艺，没有忘记他曾给这个江南古镇带来的绝妙琴音，更没有忘记孙文明对于二胡的挚爱和狂热。奉贤人以各种形式怀念他，将他的琴艺、

情怀和精神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思想中，将奉贤之“贤”诠释得更加深厚凝重。我们曾在1998年孙文明诞辰七十周年之际举办以孙文明名字命名的民间音乐节，并在2015年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了“上海之春”孙文明专场音乐会，旨在纪念这位虽离开我们多年但依然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尊崇的中国民族音乐大师。

我们纪念孙文明，传承他的二胡演奏技艺，为的是将这一优秀传统民间音乐更好地保护和传播，更好地将其中的经典精华“激活”，在当下焕发新的艺术生机。我们希望立足本乡本土，继续推而广之，用这一文化艺术精粹浸染滋润更多人的心灵，使其成为孕育奉贤城市情怀和滋养“贤文化”之根的重要源泉。

天弦琴梦，一曲流波唱不尽艺海芳华。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孙文明二胡演奏技艺的挖掘、传承和推广，使之成为闪耀在中国民族音乐殿堂中的熠熠星辰。

让我们向大师孙文明致敬！并对所有为这项工作的开展、推进倾注热情和努力的朋友们表达谢意，是你们的付出为孙文明二胡艺术增添了更璀璨的光芒。

是为序。

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委副书记 袁晓林

二〇一六年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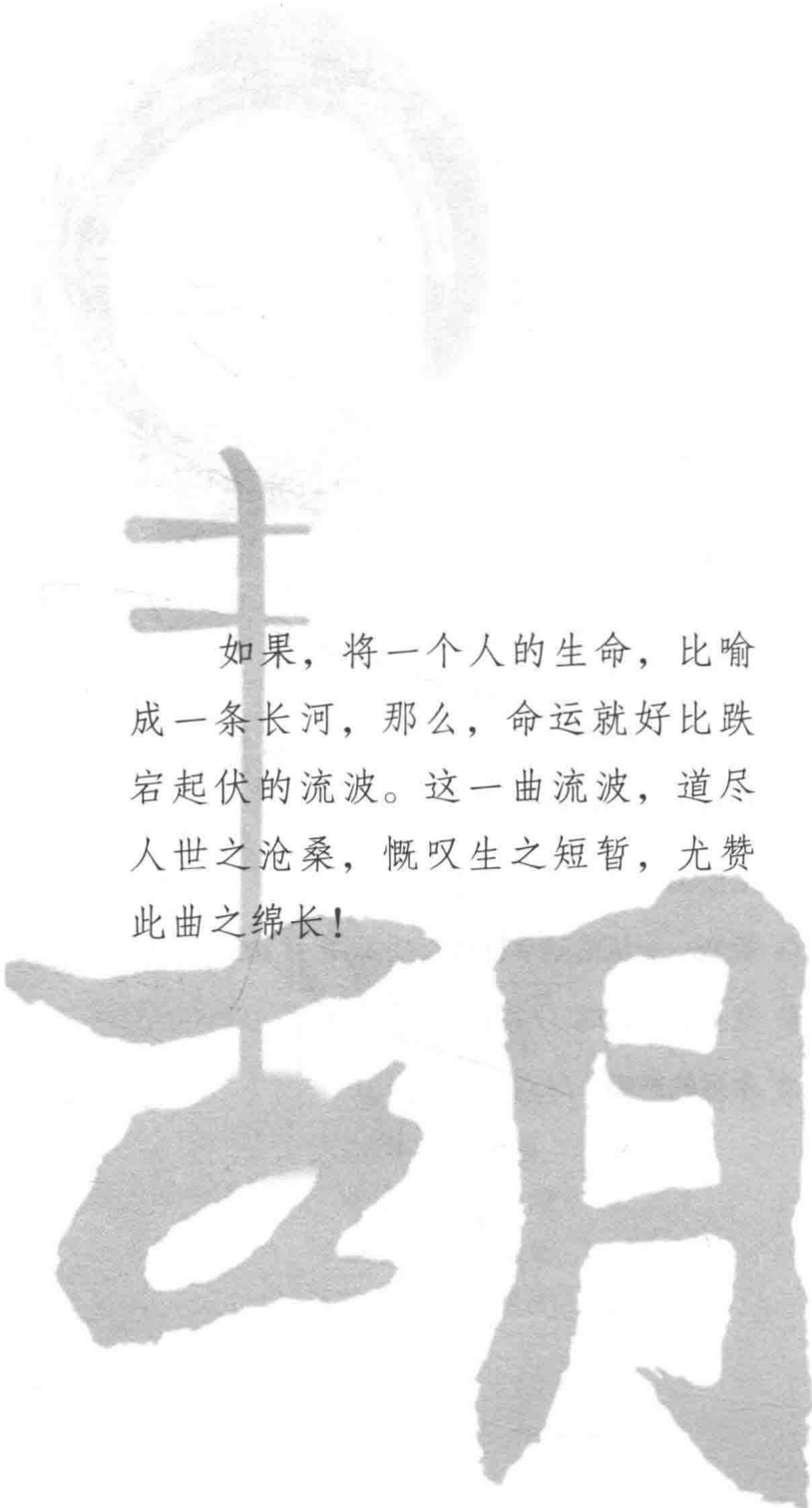
孙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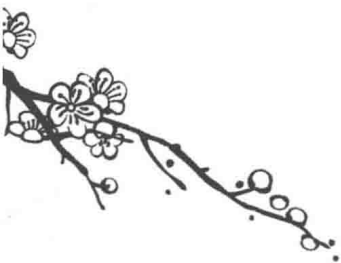
1957年4月摄于北京

一把琴，在岁月中蹉跎
一把琴，在命运中交错
茫茫长空无尽夜
流离颠沛任飘零
人间多少辛酸事
呜咽哀怨诉衷肠
在胸膛里涌动
在手指间飞舞
在琴声中流淌
神来天弦梦一场
余音缭绕在苍穹
一切尽在琴声中

.....



如果，将一个人的生命，比喻
成一条长河，那么，命运就好比跌
宕起伏的流波。这一曲流波，道尽
人世之沧桑，慨叹生之短暂，尤赞
此曲之绵长！



目 录

- ◎ 凄苦的少年时光 / 1
- ◎ 出走杭嘉湖 / 19
- ◎ 坎坷求艺之路 / 36
- ◎ 落脚奉贤南桥 / 52
- ◎ 流浪的二胡 / 60
- ◎ 涅槃——苦难的磨砺 / 69
- ◎ 由漂泊到安定 / 85
- ◎ 蜕变——从民间草根到二胡大师 / 102
- ◎ 登上艺术巅峰 / 111
- ◎ 永远的绝唱 / 132





凄苦的少年时光

“三女冈前寺，奉贤新县居。”这是清代诗人黄之隽《过南桥诗》中的两句。诗中提到的“南桥”，就是上海南郊奉贤的县城。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有两条河流穿镇而过，一条叫南桥塘，另一条叫横泾。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便是这座小城最繁华热闹的所在，当地人称之为“余庆桥”，这是南桥的中心。东西南北四条街以余庆桥为中心向四周延展，街道的两侧遍布着横七竖八的里弄，周家弄、王家弄、协和弄、旗杆弄……“弄”就好比是北京的“胡同”，在这里充溢着浓浓的市井气息。

195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与往年一样，一夜间南桥塘里结上了厚厚的冰层。这让往来的货船无法动弹，于是便催生出了这个小镇特有的职业：敲冰人。他们抡着特制的木槌踏着木船由西向东将冰层敲碎，以便货船能够进出码头。南桥人喜欢在这样的初春时节聚在一起喝茶，茶馆儿遍布小镇的每一个角落，这里也就成了南桥人信息的集散地。

“话雨楼”是南桥镇上名声最大的一家茶楼，上下两层，在余庆桥之南的南街上。因为小镇不大，因此无论谁家发生了什么大事小情，不出几个时辰便可以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这一天，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打破了茶客们的平静：东街光明弄里潘百祥的大女儿潘亚娥结婚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似乎成了小镇上的大新闻。谁家的儿子娶了，谁家的姑娘嫁了，这本来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潘家的这桩婚事却引来了小镇居民的热议，老街坊们围拢到潘家，帮忙的帮忙，凑热闹的凑热闹，让这个原本寂静平常的小院顿时沸腾了起来。

这事还要从这家的男主人说起，户主潘百祥做的是算命的营生，由于会做人又算得“精准”，也算是周遭小有名气的算命先生，平常里就在东街口的茶馆里摆卦摊，帮人拆八字算时运，小镇人家凡遇到婚丧嫁娶、盖屋上梁等事情需要定日子、测吉凶，大凡都会找潘百祥，因此潘家虽谈不上大富大贵，也算衣食无忧。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潘百祥是个瞎眼盲人，他的老婆也是盲人，而他们生得的大女儿潘亚娥却异常水灵，心明眼亮。潘百祥的几个儿子都没有成年，唯有大女儿亚娥长大成人帮衬父母，潘百祥决定将这个长女留在家中。按照奉贤当地的规矩，长女坐家不外嫁，于是便要物色个上门女婿。

市井百姓喜欢在茶余饭后谈论邻里间的家常，东家长西家短包罗万象。潘家的上门女婿到底是哪家的儿子？卖相如何，做何营生，背景怎样？也就成了那段时间里东街街坊们热议的

话题。今天，这一切即将揭晓。

上门女婿叫孙文明，23岁，是浙江上虞人。奉贤本地有个风俗，上门女婿需改姓女家的姓，以便涉及香火传承的时候可以名正言顺。于是，孙文明被改姓了潘，取了一个古文气很足的名字：旨望。

入赘，大概是中国人特有的民俗，因为在男尊女卑强调血缘的旧时代，儿子是传递香火的命脉，是家族的核心，除非过继同族，一般不会轻易上门入赘。但也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男家贫苦，无力迎娶，那便只能选择上门入赘，这也是极其无奈的选择，很没有面子。现在，这个名叫孙文明的小伙子入赘潘家，改姓换名，做了潘家的上门女婿，也就势必引起一番猜测。他是谁？有何背景？他又怎么会入赘了潘家？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上门女婿也是个瞎眼盲人，戴着一副圆边墨镜，算是个残疾人。妻子潘亚娥却是个心明眼亮的正常人，这样的婚配着实是不合情理的。作为父亲的潘百祥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要找一个“瞎眼”做上门女婿，把长女许配给他？

这还要从孙文明的身世说起。孙文明1928年的农历4月16日（公历6月3日）生在浙江的上虞百官镇一个叫虞塘下村的一户陈姓人家。照理说，孙文明应该叫陈文明才对，为何又姓孙呢？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孙文明的生身父亲是附近十里八乡有名的奉帮裁缝，后来还改过营生，做过行走于乡间的土郎中，手艺在身，日子还算不错。孙文明还有一个兄长，成人以后便

跟随父亲做了裁缝，也算是子承父业。但是，厄运在孙文明4岁这一年突然降临，他得了天花，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种能要人命的病，比瘟疫还要让人恐惧十倍百倍，得了天花十有七八都会死。老人们说，对孩子而言，“出天花”就好比是一道坎，跨过了，便能长命百岁，跨不过，也只有夭折的命。几经周折，4岁的孙文明虽然幸运地逃过了死神，命是保住了，但却留下了一个致命的残缺：双目失明。他再也看不见身边的人和这个世界了，对于这个世界的印象也仅仅留存于那懵懂的两三年。就这样，幼年的孙文明在黑暗中度过了8年的童年时光，或许无助、恐惧、忧虑、绝望这样的情绪在那些年里时刻萦绕着他，不难想象，眼睛失明导致的生活不便和心理阴影会对这个孩子造成怎样的影响。但是，也正是在那个8年里，幼年孙文明挺了过来，老人们都说这孩子命硬，他活了下来。虽然两眼都看不见，但他学会了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因为看不见，却锻炼了他的耳朵，他的听力异乎寻常灵敏，就是靠着这些，孙文明从一个懵懂无助的瞎眼孩子，长成了一切都能靠自己摸索自理的少年。

孙文明的母亲名叫孙大风，他的外祖父名叫孙兆福是个手艺人，以做奉帮裁缝为生，世居在曹娥江畔的小船埠头上沙村。孙大风是孙兆福的长女，善良能干，端淑贤惠，里里外外帮着父母操持家务。孙兆福是个开明人，他不奢望女儿将来攀高枝嫁富贵，只希望她有个安身的好归宿，因为他相信“袖里藏金，不如手艺在身”，手艺人不管在什么世道底下，都饿不死，因

为他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于是在孙大风成年之后，便将她嫁给了上虞余塘下村一个也做奉帮裁缝的陈姓小伙子为妻。嫁到陈家以后，孙大风格守妇道，尽了一个妻子应尽的本分，先是给陈家生下了两个儿子，这在倡导男尊女卑的旧时代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正所谓“母以子贵”。丈夫忙生意，孙大风便挑起了家里的一切，操持家务，照管儿子，生活过得也算太平安稳。

孙文明是孙大风的第二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孩子，因此孙大风对他呵护有加。谁曾想，孙文明4岁那年患天花瞎了双眼，但在母亲孙大风的悉心照料下，孙文明幼小的心灵感到了一丝的温暖。虽然父亲常年在外做生意讨生活，但毕竟自己还有母亲和哥哥在身边，再加上年幼懵懂，这种恐惧便也逐渐地淡化和消散了，在幼年孙文明眼中，或许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尤其是在那个时代里，男子十几岁出门学生意奔前程都是不足为奇的事情。陈家的两个儿子相继到了这个年纪，做父亲的自然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子承父业做裁缝，这或许也是家道的一种传承，父辈们都是这么过来的，虽得不了大富贵，但总能有口饭吃混个安稳。于是，大儿子便跟着父亲学起了裁缝的行当，但小儿子孙文明如今却是个瞎眼，这成了夫妻俩最为难最犯愁的事情。人活百年总是要走的，父母不可能跟着儿女走一辈子，纵然是身有残疾，将来总是要他自己独当一面过生活的，但这个瞎眼孩子将来靠什么活呢？最起码要有一样能挣钱糊口的本事才好吧。

孙文明已经 12 岁，用上虞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到了“学生意”的年纪。学裁缝自然是不可能了，他看不见，那学什么好呢？母亲孙大凤心里盘算着。无独有偶，她想起了自己在曹娥还有一个堂妹名叫孙小凤，平时里虽然相互往来不多，但从小一起长大倒也比较亲近，堂妹夫姓丁名兆灿，细打听是做道士的，在当地也小有名气。道教，根植于中国最广大的民间，也是最本土的宗教，道士在民间扮演了许多特殊的角色，也涉及诸多领域，比如宗教、医术、占卜、武术、心灵抚慰、音乐，等等。江南一带有一种古老的音乐形式叫做“丝竹”，源头之一自道教音乐，民间对于道教的信仰也让道士这个行当成了除了信仰之外的求生讨生活的一种职业。越是乱世，人们的精神信仰便越渴望有所归依，土生土长的道教便成了他们寻找慰藉和宁静的去处。乡间道士无处不在，在民间的斋醮仪式中，为神仙祝诞，祈求上天赐福，降妖驱魔以及超度亡灵等诸多法事中都需要道士和道教音乐，因此当时的道士都是民间音乐的好手，吹拉弹唱必须样样拿得起方能得心应手。而这个丁兆灿，正是个民乐的行家里手，对二胡、板胡、洞箫、梅花等乐器，件件精通。另外，丁兆灿还会算命，这让孙大凤喜出望外，因为这两样手艺都是传心之术，即便小儿子瞎眼看不见，但还是能学来当做安身立命的本事的。于是，孙大凤便牵着 12 岁的孙文明来到了几十里外的曹娥，找堂妹夫丁兆灿，让他收下这个外甥做学徒，将来能混口饭吃。丁兆灿是个爽快人，上下打量了这个十几岁

的孩子，除去眼睛看不见，倒也长了一张聪明面孔。孙文明看不见眼前这个姨夫到底长什么模样，也听不太懂他们之间的对话，这个从小缺乏安全感的孩子本能地抓紧了母亲孙大凤的衣角，躲到了她的身侧。虽然看不见，但孙文明却听得明白，或许今后就要离开母亲和哥哥，在这个自己叫姨夫的人家里住下了，想到这里，孙文明心里有些不安和沮丧，因为从今后，自己百般依赖的母亲就不能常在身边了。

这场对话持续了半天，孙大凤就算把小儿子托付给堂妹和堂妹夫了，这也意味着这个孩子的前程和未来也托付给了他们。对于这个陈家的瞎眼小儿子来说，这半天的光景或许已经决定了他的未来和命运。

把小儿子安顿妥当，孙大凤心里的那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她深深地长吁了一口气。此时 30 多岁的孙大凤身体已经有些异样，一年前，她的左胸口肋骨总是隐隐作痛，有时还伴有干咳，因为发在冬季，以为是受了风寒倒也没有留意。但自打今年开春，她自己明显感觉到了体力不支、身心俱疲，生理上的本能告诉她，或许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但最让她放不下的还是那个瞎眼小儿子，如果一旦哪一天自己撒手西去，自己怎能闭眼？正因为如此，孙大凤比谁都着急。而此时，儿子已经托付好，即使哪天自己真的不行了，也可以安心了。

孙文明在姨夫丁兆灿家安顿了下来，小姨孙小凤是个热心肠，格外照顾疼爱这个表外甥。一是两家平日里经常相互照应，

各家有个大事小情的都相互帮衬；二是觉得这个小外甥确实可怜，心生怜爱之心，既然自己丈夫有这门手艺，也算顺便相帮，本就是自家人。于是，12岁的孙文明就跟着姨夫开始了学艺生涯，丁兆灿走到哪里，孙文明便跟到哪里，七八年的盲眼生活已经将他的听力锤炼得异常灵敏，这是他辨别方位和环境的唯一渠道，各种声响各色人物全凭着两只耳朵辨别，和其他盲人一样，外出时孙文明便右手拿着一根细竹棒，通过它触碰引路，竹棒的尖头已经被磨得圆滑，就是靠着这根竹棒，孙文明跟着姨夫丁兆灿行走在曹娥江畔的街镇村落，上庙会、赶道场、做法事，孙文明就是在这样的行走中接受了最初的音乐启蒙。

对于年仅12岁的孙文明来说，二胡是个新鲜的玩意儿，江南人管这种乐器叫胡琴，演奏这种乐器被称为“拉胡琴”。对于这种乐器，年幼的孙文明全然没有形象概念，他也想象不出这是一件什么样子的东西，第一次触碰它，是从姨夫丁兆灿的手中接过来的。孙文明稚嫩的手抚摸着琴身，长长的，底下有一个竹筒子，上面还有几根丝线一样的东西。一开始，孙文明都不知道怎么去拿它，因为自己看不见琴，只能靠摸索，还有就是全凭着姨夫手把手地教他。什么叫琴筒、哪个叫琴杆，琴头往哪个方向摆，弓子又怎么拿，琴弦该怎么按，丁兆灿以极好的耐心教授着这个盲童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学手艺的人都有一种观念，那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丁兆灿没有这么想，在手把手教孙文明的过程中，自己不像师傅，更将自己